

张梅 / 著



红颜薄命

抱

女人和鞋

车

暗香浮动

主

献

给

美龄的世界

宠 物

跳舞年代的爱情

BA CHEZHU XIANGEI MEINU

都

市

女

性

话

语

美女



话

语

安 / 徽 / 文 / 艺 / 出 / 版 / 社

1267 /
183



* T152131 *

张梅 / 著

都



红颜薄命

女人和鞋

暗香浮动

美龄的世界

把

车

主

宠 物

献

给

BA CHEZHU XIANGEI MEINU

市

女

性

话

语

美
女

5

安 / 徽 / 文 / 艺 / 出 / 版 /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把车主献给美女 / 张梅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9

ISBN 7-5396-1944-9

I . 把… II . 张… III .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②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9583 号

把车主献给美女

张 梅 著

责任编辑：马晓芸

出版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安徽合肥商中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375

插 页：2

字 数：180,000

印 数：8000

版 次：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944-9/I·1820

定 价：12.6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张梅，祖籍广东梅县，生于广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文学创作研究所专业作家。现出版著作12种，代表作为《破碎的激情》、《酒后的爱情观》、《木屐声声》、《此种风情谁解》等。

目 录

- 1 /元旦
- 4 /在蓝调共和听歌
- 7 /少女
- 9 /张爱玲影响了我们什么
- 16 /文学与精神
- 19 /红颜薄命
- 22 /不谈爱情
- 27 /肚皮上的宝贝
- 29 /论女人抽烟
- 32 /吃相
- 34 /北极贝
- 36 /蛇见愁
- 39 /老鼠煮黑豆
- 43 /酷和酷儿
- 45 /女人和鞋

- 49 /也说时尚
52 /非常男女之不婚妈咪
55 /手机物语
59 /继母
61 /狼人传说
64 /宝贝出租
66 /都市茶客
72 /把车主献给美女
74 /美龄的世界
77 /女人与赌博
80 /大宅
82 /游游泳打打球
85 /苦恼人的笑
87 /末日话题
89 /骑楼
94 /华伦·比提
96 /宠物
98 /天上地下
100 /纸上生涯
102 /锵哥和他的野玫瑰
105 /过年
107 /旧事
109 /木屐声声
114 /区别于大众情感的情感

- 118 /心情不好
120 /广 州
122 /寻找年味
124 /银行多过米铺
127 /不回家
130 /不亦快哉
135 /大都市
137 /昨 天
139 /恋情与爱情
141 /交 通
143 /是 非
145 /最 怕
147 /自我对话
149 /征婚启事
151 /圣诞蜡烛
155 /1974 年的焰火
158 /成功标准
160 /我的志愿
162 /通讯录
164 /本 质
166 /夜 色
168 /不断旅行
170 /盘福新街
178 /同 事

- 180 /善 良
182 /愿 望
184 /信
186 /如 果
188 /眼 神
190 /红棉红棉我爱你
195 /开 会
197 /房 子
199 /环保问题
201 /午夜梦回
203 /有一个人
205 /收藏者
207 /同志们
209 /大 齐
211 /花 市
216 /理想生活
218 /我的大学
220 /今天星期几
222 /望子成龙
224 /关于“孝”字的人性和动物性
227 /修 养
231 /尖沙咀
234 /猫和少妇
237 /白毛女随想

- 239 /品 男
- 242 /暗香浮动
- 248 /时至骨自换
- 251 /跳舞年代的爱情
- 255 /结婚理由
- 258 /火树银花

/元旦

001

元旦的下午和先生坐车出去。街旁的店铺虽然挂着红旗，显出那么一点的节日气氛，但整个城市却好像还没有从昨天晚上的千禧除夕狂欢中苏醒过来。记起凌晨两点回家的路上，看到满街的出租车，满街的人，张灯结彩的迪斯科舞厅门口，高高低低站着穿着盛装的少女，刚刚才做好的头发在彩灯下闪闪发光，浓重的眼影下两只闪着希望的光芒的眼睛也在彩灯下闪闪发光。

于是满怀惆怅地想起从前的日子。最后一次去迪斯科舞厅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了。哦，对了，是外甥小春从北京来过他的十八岁生日，陪他去 JJ 迪斯科舞厅，一个晚上我坐在座位上抽烟。

千禧年的第一个元旦，总觉得应该大张旗鼓地干些什么来欢迎她。应该到某个海边看日出，应该有一个千奇百怪的派对，或者应该去裸跑？可是到头了也只是去

西餐厅喝喝红酒，唱唱老歌，连舞都跳不起来了……朋友中还有人喝了半瓶人头马，喝醉了，自己躲到门口的黑暗中痛哭。

即使是千禧的元旦，也还是兴奋不起来。上海的朋友来电话，说他开的小酒吧在除夕做了近万块钱的生意，大半个酒吧都挤满了外国人，连门口都站了人，有的外国酒客买一打啤酒见人就送……

千禧的元旦，人人都觉得应该做些什么，但谁也没有做。还是好一些在这一天的凌晨的东湖公园的门口集合起来参加跑内环公路的人有点意思。反正害怕千年虫子也不敢坐飞机到外面，不如跑跑内环路就当旅游了。有这么多陌生的但跟你有同一心愿情趣的人和你肩并肩地跑，一定是很令人激动的事情，或者还会邂逅一个什么先生什么小姐，一个在亮着灯的公路上眼睛闪闪发光的人？你和他（她）在千禧的凌晨在一条崭新的公路上互送秋波，然后开始一段美好的恋情。想起来就激动人心。可我们还是没去，继续在西餐厅里吃美极鸭肾和咖喱羊扒，喝了一肚子红酒，打了几圈麻将就回去睡觉。第二天看报纸，说白云山有成千上万的人看日出，还看到了。幸亏我们的城市还有一座可爱的山，让人们可以寄托情思，不然这成千上万的人又不愿去跑步，那你让他们去干什么？

002 到了下午，还是冷清。这种冷清，让你想到狂欢一夜后脸上的倦容。本来应该留给元旦的激情，已经给除夕消耗光了。但不要紧，睡上一天，明天又精神焕发了。凌晨经过的那家迪斯科舞厅，夜里的盛装已经除去，从门口看进去，黑洞洞的，一点生气也没有。经营迪斯科舞厅的

人，一定得神经松弛，不然怎么能耐得住那狂欢后的寂静？

每一个元旦都有一个欢乐的故事，或者是一个欢乐的侧面。除夕穿的盛装，在倒数后的新的一天就已经换下了。满脸笑容的元旦使者，这一天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服？红色的？绿色的？还是紫色的？当然每一种颜色都有她的欢乐的意味。因为元旦这天，我穿的是红色的衣服，所以我想元旦使者穿的也是红色。穿红色衣服的元旦使者，刚刚从汤加和新西兰接受完人们的祝福，就驾着祥云来到我们的面前。于是歌声从每一处寂静的地方像泉水一样冒出来，于是我的桌前挂满了朋友的贺片，上面写着简单的贺词，但心意却是满满的，像一杯满满的红酒。

元旦的晚上，我将要去一个朋友家的新居吃饭。穿着我的红衣服，带上一件简单的礼物，当然，重要的是带上好心情。

/在蓝调共和听歌

“蓝调共和”是一个酒吧的名字，在今年的9月9日开张，位于河南怡乐路上的一个楼盘“怡乐苑”里面，酒吧旁边还有一间装修华丽的书城。

004

都市女性话梅

酒吧近几年在广州开得愈来愈多，比较集中在环市路一带。河南在我的印象里一向没有什么地方好去，泡酒吧的地方更是没有。因此听说那里开了一间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的酒吧，不觉惊喜。

比起西方人，中国人不喜欢泡酒吧，比起外省人来说，善吃的广东人更不喜欢泡酒吧。幸亏有喝可乐长大的年轻新一代撑着，广州的这些酒吧才愈开愈多。

对于这一点，在“蓝调共和”里并没有意外。在那里泡吧的全是年轻人，在校的大学生、刚到报纸杂志的编辑记者、公司的白领，各式的年轻人，都可以在酒吧里看到。比起其他的酒吧，“蓝调”并没有这么热闹，但它似乎

更是一个令你感到舒服的地方。我到许多地方旅行，见到那里的一些酒吧里，安安静静地坐着一些旅行者，在放着一枝玫瑰花的小花瓶的桌子上写明信片和日记，有些阳光从酒吧的窗外照进来，有种温暖的感觉。每次我从外地回来，都十分怀念那些温暖的酒吧。因为广州实在太闹了。而“蓝调”却让我在这个城市里找到了这种地方。

晚上到“蓝调”酒吧你还可以享受到一种待遇，就是听酒吧的老板边弹边唱，我想这是在全广州都找不到的。边弹边唱这种形式会令你更加投入到歌曲本身里。酒吧里有一个小小的表演舞台，挂着马头琴、吉它等等乐器，还有麦克风，如果你有表演欲的话，还可以上去自弹自唱。

在北京的三里屯泡吧，三里屯还分为南三里屯和北三里屯，北三里屯是最多人去的地方，因为它是酒吧街，一条街上都是酒吧，有酒吧风情；而南三里屯则稍微冷清一些，因为那儿带有专门性质的酒吧多，像“钢琴吧”，就有些像“蓝调”，里面放着一部钢琴，酒客都可以上去弹，所以酒客就多为喜欢钢琴的人。

而在“蓝调”，就不仅可以听到琴声，还可以听到歌声。某个晚上，我们一边喝着百利甜酒一边听老板郭焰自弹自唱平克·弗洛伊德和约翰·连农的歌曲。当时我们坐在高高的吧椅上，郭焰感性的歌声在酒吧墙壁上的毕加索的画间飘来飘去，令我们觉得自己也像他后来唱的罗大佑的歌曲里的词那样：“就这样飘来飘去”了。

这种地方，在广州这样一个充满了商业味道的城市

里，毕竟是一种另类了。虽然酒客没有这么形形色色，装修没有这么豪华，但是难道我们不想自己的身边有一间可以写明信片和自弹自唱的地方吗？

/少女

007

在公共汽车上，我和她都坐在靠近通道的座位。中午时分，深秋的太阳把车厢照得有点儿暖意。隔着通道，我看到少女穿着一条今秋刚刚流行的刚过膝盖的深灰色的百褶裙，百褶裙像一把柔软的扇子铺在她的大腿上，有一种温暖和干净的效果。我当时是非常喜欢她的裙子，裙子的式样和颜色，那种纯正的深灰色在简陋的车厢里隐隐发出高贵的呼唤。她十六七岁的样子，穿着一双厚底的方头皮鞋和一双翻到脚踝之上的黑袜子，在裙脚和袜子之间露出一截象牙色的柔润的小腿，年轻的身躯因此而散发出一种迷人的风采。

她的上身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开司米外衣，领口有些儿低，浅灰色的羊毛外衣衬着白皙的皮肤，令人看上会有非分之想，并因此想到年轻的娜塔莎·金斯基演《苔丝》时的样子。

我看她也在打量我。我当时穿着很休闲，一条深咖啡色的棉布裙子，一件圆领有弹力的紧身长袖衫，戴了一对稍稍有点儿夸张的耳环。我这样一个中年女人，在她这种年龄看来肯定是十分老的，依我年轻时的经验，少女没有一个会喜欢徐娘的。但明显她有些喜欢我，在这秋天的日子中，她大概从我身上看到她以后的样子吧。

百褶裙、方头皮鞋、挽在脚踝上的黑袜子，这些少女的穿着，即使我再爱，也不能穿了，这真是中年女人的遗憾。只是这样一个美妙的少女坐在你的身边，使你想起那些流去的光阴，想起年轻的身体在世界行走时的欢乐，想起柔软的身躯每天在黑夜里开放，然后一步步地走向腐朽。而她，也会成为徐娘，但愿她那时会听见我的来自于天空中的叹息。